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五十四



全梁文卷二十一

鳥程嚴可均校輯

昭明太子統

令旨解二諦義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卽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旣不因俗而有俗亦不因真而生正可得言二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卽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閒俗者卽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者卽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

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  
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卽文證衰貶之  
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二義諦以二義說  
正言此理德旣第一義亦第一世旣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  
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  
無俗諦卽有卽無卽有卽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是  
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旣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真未審  
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今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  
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卽有是空俗指  
空爲有依此義名不得別義

又諮真俗旣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  
諦令旨又答真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自動所以是橫

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是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

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又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卽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卽俗知真卽真見俗就此爲談自誠無異約人

辨見自有生不生殊谷味真明真良谷地為端自地無異於人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旨

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為有無傷真實體自玄虛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為

不得為一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自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

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

成二諦令旨答體恆相即理不得異凡見浮虛聖觀真寂約彼凡

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珍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

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令旨答曰凡夫於

無稱有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旨答曰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

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  
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旨答凡夫見  
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旨答聖人見無  
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旨答曰聖知凡  
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眾生令旨答聖人無惑  
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是凡夫不令旨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  
亦不此凡

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  
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卽之義令旨  
荅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  
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  
旨荅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爲見俗亦得見真不令旨荅止得見俗不得見真無  
又諮體既相卽寧不覩真令旨荅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

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歎之名真離於俗

亦應是讚歎之名令旨荅曰卽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  
立美名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卽真何故非歎令旨荅無勝我  
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卽真亦是我真故非讚歎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偽何得非讚令旨答不偽  
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稽其實體豈成讚歎  
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能卽是讚歎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旨答曰俗諦之體  
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爲有實是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旨答卽此生法

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令旨答既云橫見

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爲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有相俗是有相有無不殊何得同體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

又諮旣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旣有兩豈是一法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旣見有兩豈不相違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不兩人見是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旣是一豈得有兩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旨  
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復令旨答直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復令旨答直言  
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矣只其旨望其無餘見如界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旨答第  
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旨答第一表德  
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褻貶立名真俗二諦  
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旨  
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言答無合而商  
又諮若真無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辨體  
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相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此寄言辨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令旨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旨答雖不當理為接引眾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觀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恆即

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旨答若無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

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卽令旨答約人見爲一二諦所以名  
生就人見明卽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諮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令旨答曰得是實  
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爲忘俗忘真不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旨答若存俗  
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第一回不答爲第二答俗忘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令旨答忘  
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旣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旨答假呼實  
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  
法有體可得稱生旣是無法而云何得有生義令旨答俗諦有無

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旨答俱是  
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旨答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

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是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  
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令旨答若稱第一是  
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旨答第一

褒真既云相待知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澤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是謂

真諦是謂俗諦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卽

眞

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卽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

又諮此人旣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旨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旨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有

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旨答是虛妄之有

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旨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全宋文卷二十一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  
不若於無相而有所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旨答火自常熱妄  
見有冷此自惑冷熱未常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旨答  
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旨答真理虛寂  
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令旨答  
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俗解令旨  
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爲真爲俗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  
不名真解



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智而使境非真境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旨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

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參差而言解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旨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由然時時由若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卽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澤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旨答漸見

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令旨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是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旨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

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見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恆自漸見其谷答是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旨答解  
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廣弘明集二十四

令旨解法身義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四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  
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嘿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  
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  
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  
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  
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卽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謂常  
住本是寄名稱名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  
身無爲不墮諸法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  
是跡無知無形畢竟清靜無知清靜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  
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珍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旨答既云  
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旨答寄言  
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旨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  
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令  
旨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澤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否令旨答曰名道相  
道中萬行所得

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旨答

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旨答問者注  
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諮見有眾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令旨答凡俗所見  
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果

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令旨答寄以名相  
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又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  
身稱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令  
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得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以知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旨答  
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旨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

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旨答恆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體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旨答曰通而爲論本跡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

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旨答眾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何實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旨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

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全相故曰法身

令旨答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相法身

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旨答法身無應由世尊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旨答眾生注仰

全梁文卷二十一  
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旨答能生注  
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旣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旨答正由世尊  
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  
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廣弘明集  
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一終



全梁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臨川王宏

宏字宣達武帝第六弟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武帝下  
建康以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及受禪封臨川王拜揚州刺史  
遷司徒領太子太傅遷司空進太尉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尋加司空母憂去職起為中書監坐罪免尋為  
司徒遷太尉普通七年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諡曰靖惠  
令軍中

人馬有前行者斬

南史五十一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得所送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  
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

和南弘明集十

臨賀王正德

正德字公和宏第三子天監初封西豐侯歷蜀郡吳郡太守普  
通中為黃門侍郎輕車將軍奔魏尋逃歸除征虜將軍從豫章  
王綜北侵坐失軍徙臨海郡中大通中除信武將軍復為吳郡  
徵侍中撫軍將軍封臨賀王後為左衛將軍丹陽尹遷南兖州  
免侯景反立為皇帝改元正平臺城陷降為大司馬尋矯詔殺  
之

與武帝啟

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僭

濫以王還耶魏書蕭衍傳侯景還以衍為主令正德通啟云

安成王秀

秀字彥達武帝第七弟仕齊為著作佐郎遷後軍法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武帝舉義以爲輔國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南東海  
太守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及受禪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王  
徵領石頭戍加散騎常侍進號右將軍加領軍中書令出爲平  
南將軍江州刺史遷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遷號安西將軍徵爲  
侍中中衛將軍復出爲郢州刺史遷鎮北將軍監蠻校尉雍州  
刺史天監十七年薨贈侍中司空諡曰康王

臨江州下給船教

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梁書安成王秀傳  
南史安成王秀傳

臨荊州下招隱逸教

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  
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土河東韓  
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  
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椽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

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畱豈曰  
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  
疆三緘之歎

梁書安成王秀傳

蕭欣

欣秀孫宣帝建號襲封安成王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  
令天保二十三年卒贈司空有梁史百卷集十卷

謝賜甘露啟

臣欣啟某奉宣敕旨垂賚便殿桃葉甘露拜受雀躍載懷烏抃伏  
以聖德至大和氣茂遠是以神液甘流靈滋膏被求之前代鏡諸  
終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動色遐邇趨慶未有發瑞殿庭呈祥翫矚  
視聽罕聞祥符絕代臣與奉休明曲蒙茲賜獨深抃舞實百常品  
不任下情謹以啟事以聞臣欣言

初學記二

南平王傳

偉字文達武帝第八弟仕齊歷晉安鎮北驃騎參軍和帝以爲  
雍州刺史鎮北將軍武帝受禪封建安王改封南平王累遷至  
中書令大司馬中大通五年薨贈侍中大宰諡曰元襄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微實

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弘明集十

南平王恪

恪偉子中大通五年嗣封

奉湘東王爲相國總百揆

竊以嵩嶽旣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  
位爲寶聖教辨方存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  
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維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  
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爽五品斯訓七政以齊

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  
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讐氣親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  
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弼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  
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濤霍沂流窮討路絕窺窬  
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  
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謁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  
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  
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  
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麩麥兩  
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  
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徵號不  
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卓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  
漢且居相國空崇茲盛禮顯荅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

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準恆儀杖金斧以剪逆暴  
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  
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梁書元帝紀太清四年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  
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

蕭映

映武帝第十一弟始興王憺之第四子天監初封廣信侯出為  
吳興太守改封新渝侯遷北徐州刺史大同中遷廣州刺史卒  
官

答晉安王書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誨清言兼紙文采巨麗慰  
喻綢繆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重殷無過仰損下官  
智昏識闇學淺人凡遂得擁卷璇階親奉教義目餐甘露心承制  
說天恩淵深叡情廣奧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辯旣陳闡難

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復弘雖晉帝畱心而微言始見每  
至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在憶芳林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  
寶雲或從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于時謬齒末筵預  
聞清論親奉話言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分陝謬頒  
天獎下官誰不欽仁寧無戀德傾心東注恆以係仰爲先下官蒙  
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難啟方欲馳騫枌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垂覓波餘尋讀戰皇俯仰慙慙庶爲恩諄少泰下情正當慈  
雲智海翻以仰屬謝瓶慙慙實歸庸菲下官惑緣旣積塵累未消  
近攝衛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闢開末品徒自剋責終  
關緣運不審比日何以怡神披閱儒史無乃損念下官每訪西郵  
備餐令德仰承觀矚於章華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息清論玄談夜分乃寐春華之客登座右而升堂  
秋實之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總萃惟此最樂實驗茲



晨下官昔游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接仰傾心已結  
興言涕歔惟冀音旨時錫沾及伏願珍重尋更下承曲奉恩誨用  
深銘荷映死罪死罪

廣弘明集二十一

長沙王淵業

淵業

梁書但作業亦作深業避唐諱

字靜曠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天監二

年襲封歷祕書監侍中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普通

二年薨諡曰元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我海中剎晉安王圖益常村墨亦靈

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

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集

衡陽王元簡

元簡字熙遠武帝第四弟衡陽王暢子天監三年襲封歷會稽

太守廣州刺史遷郢州刺史天監十八年薨諡曰孝

上言得劍

餘姚縣掘地得劍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劍一口文漫若雌雄

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梁書天監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

蕭昂 梁書作景避諱

昂字子昭武帝從父弟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

令還為驃騎行參軍永元中除步兵校尉中興建為寧朔將軍

行南兖州事遷輔國將軍武帝受禪封吳平縣侯授使持節冠

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歷太子右衛率衛尉卿遷左驍騎將軍兼

領軍將軍出為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徵右衛將軍領

石頭戍事復為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又徵為領軍將軍加侍

中徙安右將軍監揚州出為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普通四年卒

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

上言得鏤麒麟

廣陵宣城內鑿井得鏤麒麟一枚案梅氏齊文紀有

州上言云云日南者昂之蕭日南和帝中興二年監南充

誤也中興建昂為兖州又

荅從兄安成王書熹姑廷育救主土熹照時來鑿編赫五謝謝水

奉告清言溢日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宐仰承發止已次新

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

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茗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風高振古叔英之部

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

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

改願加珍助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藝文類聚二十一載

此文于陸景後案吳時諸陸無封安成王者當是蕭昂之文安成王者蕭秀也于昂為從兄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廣衣圖對唱對式宣恩四高垂韓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遠或有偏

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

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方宣揚四海垂範

來世惠使聞見惟深佩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弘明集十衛尉卿蕭昂答按梁書蕭

景傳天監五年遷輔國將軍衛尉卿與弘明集正合知蕭昂即蕭昂也

蕭昂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天監初歷司徒右長史豫章王行事累遷

至領軍將軍封湘陰縣侯大同元年卒諡曰恭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宣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渙然神之不滅

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藏往摛機外

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

孤子蕭昂頓首和南弘明集十

蕭昂

昱字子真昇第四弟天監初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  
舍人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免普通中爲晉陵太守卒贈湘  
州刺史諡曰恭

請解職表

夏初陳啟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胷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  
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旣雜時  
逢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  
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環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  
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  
怖失魄旣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  
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  
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銜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  
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

請夫上應立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消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闈伏深戀悚

梁書蕭昱傳

邵陵王綸

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小字六真天監十三年封邵陵王出為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徵為信威將軍普通初領石頭戍事尋為江州刺史以西中郎將行南兗州刺史坐事免尋為侍中大通初加信威將軍中大通初為丹陽尹遷宣威將軍揚州刺史大同中為侍中雲麾將軍歷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中進中衛將軍拜司空大寶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兵敗為西魏所殺元帝追諡曰攜王有集六卷

贈言賦

張雲麾問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畱連飲餞發邁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恨恨江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爲贈言賦曰

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閒實君子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直鮮其令終曾自聞其善始日踰久而益敬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而好合諒今古之皆然苟託御而自說徐因芻而請前况英聲與茂實乃絕後而光先似臨潭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欽愛顧之罔已良佩服之在旃資淑美之上才超羣雄而獨峻德旣深於萬頃牆有高乎數仞思若神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軀之固陋謬攝官於夏納知美錦之難裁處棼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邁止仰旌旆之踟躕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徂亟畱連於河渚或終宴於城隅賞旣延於賓友懽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逝慨離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

流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願無

比乎金玉

藝文類聚  
三十一

設無礙福會教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爲己道弘羣生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靜表  
之內經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足論隱不隔眞乃爲  
菩薩廬山東林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號人龍懷道守素  
多歷年所不爲事屈不爲時伸上下無常一相無相遂能捨彼耆  
闍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杵曰余以薄德謬臨大邦教義未聞  
貴賢總至昔綺季之出漢年巢許之興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  
滂被異人閒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也剋今月十日於  
栖賢寺設無礙會并致敬開士躬諮聖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隸爰  
及庶士罔不率從咸皆請業上啓乾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弘



讓丹陽尹初表

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紊彝典况京兆五守西漢難  
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裁文類聚五十御  
覽二百五十二

遵敕捨老子受菩薩戒啟

臣綸啟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的的顯乎  
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鎌收涅槃之碩  
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  
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露豁  
雲除爚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朦底出世冥此真如使  
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龔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  
樹始乎迦維德音盛於京洛恆星不見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  
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啟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辰臨民  
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辨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眾生故  
能隨根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  
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  
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  
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  
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啟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啟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  
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啟

釋藏陪八  
又駕八

荅皇太子示大法頌啟

茲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兩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旣陳七處

之禮斯聚拏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開羅散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高門洞啟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窻假鳳皇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此蔑如藝文類聚

謝令賚馬啟

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西蕃將達宮

闡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

銘心矚恩雨淚藝文類聚九十三

與湘東王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宐敦旨諭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

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  
殞於吳局方此非冤聞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  
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  
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  
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  
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喏其間委悉無因  
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  
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  
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  
餘小忿或宐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柰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  
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  
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  
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眾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

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窻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製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於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疊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瘡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豈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眚咸欲割

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  
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  
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閒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  
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日閒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閒及到九江安北  
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  
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啟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  
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慊望  
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  
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  
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  
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

紙號迷諸失次緒

梁書邵陵王綸傳又藝文類聚載此有刪節未可互補今別載于後

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  
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  
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爲蕃屏盤固宗  
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況弟  
與湘雍方須叶力唯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  
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  
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藝文類聚  
卷二十五

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

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實惟上德爲龍爲光凝  
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同商生譬彼名翳妙法  
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眾增悲

藝文類聚  
卷七十七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恆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

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  
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  
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  
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  
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夔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  
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  
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  
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颯之雅  
姿兼宣七善總脩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覩清濁不  
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  
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  
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  
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便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



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爲宐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牘道求  
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是日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  
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脩苑囿青溪舊觀便就起築仍  
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  
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械樸者也  
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  
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  
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  
眞慕畱侯之卻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  
二疎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旣  
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託往不能  
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  
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

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栖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剡

徑爲門懸崖對澗悲吟灌木深壑絕

藝文類聚作危

峭組織煙霞枕石漱

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道遙閒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

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旣否水鬪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

冥數預識微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

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諠先生奉

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

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閭風之地軸

若崑陵之天鎮八桂俯臨九純閒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

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

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

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旣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魍魅莫逢庭無

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逕動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

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  
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啟聞蒙敕許可葛玄之  
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通感匹此徵應以大同三  
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  
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禮  
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  
如王喬之藏劍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瞻  
含章貞吉不脩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  
亡勸沮多行德惠恡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  
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麻象之術幼  
女銀鈞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  
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卜射荀綦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  
華之博物馬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

而已門人恆法闔等慕遙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立碑而相  
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畱鳥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  
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  
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頡頏搢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旣解  
組乃襲山中遠尋巨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真結宇依巖  
貞棲茂草水玉畱年華精卻老乃有令問兼斯壽考泉過危庭峯  
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花落窗甕尚平未反王孫  
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豐碑有樹遺烈無騫

文苑英華八百七  
十三又略見藝文

類聚二  
十七

### 祀魯山神文

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  
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霽故能徵應不塞

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眾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垂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宐言在側鳴璆撫劔俠席徘徊絳節陳竿滿堂繁會奠椒懷精之歡傳厄代舞之樂桂醕溢於羽樽蕙肴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包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藝文類聚七十九

蕭圓照

不愛其天官善豈願其主

樂書世脈

圓照字明周武帝第八子武陵王紀之長子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齊郎宋寧永興二郡太守紀建號立為皇太子

偽為討侯景厥

陳史論曰忠壯世千有二十因春煇二

侯景末平急宐征討已聞荊州鎮為景所滅疾下天軍

南史五十三武陵王

紀傳

蕭方等

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太清三年討河東王譽敗死年二十三

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曰忠壯世子有二十國春秋三

十一卷

與湘東王啟

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

梁書世祖二子傳

散逸論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

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

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

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手懼觸搖

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梁書世祖二子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二終

...

...

...

...

...

...

...

...

...

...

...



全梁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子範

子範字景則齊豫章王嶷第六子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除太子洗馬梁受禪例降爵為子歷後軍記室參軍司徒主簿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為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隨府遷信威長史領丹陽尹丞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為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簡文帝即位召為光祿大夫不拜卒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有千字文一卷集十二卷

家園三月三日賦

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磔於九門節方郊於七里扇習習之和

風照遲遲之華晷飛玄翮之士燕奪丹胸之山雉聊潔新而濯故  
式東流之前軌居免上漏樹非榛栗既無擇於爽塏曾不訪於凶  
吉右瞻則青溪千仞北觀則龍盤秀出與歲月而荒茫同林藪之  
蕪密懼茲嘉月悅此時良庭散花藥傍插筠篁灑玄醪於沼沚浮  
絳棗於泱泱觀翠綸之出沒戲青舸之低昂

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建安城門峽賦

原夫城門之所都迺設險於閩區艱難過於身勢襟要甚於飛狐  
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分千霄帶雲怪石隨  
波而隱見枯槎橫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絕  
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守巖崧呀呷蹙浪揚華雁門飲羽西施浣  
沙瓌詭豐隆質狀不同班黃糝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電瞽疾  
烈其如風樹低柯而翠鬱潭隱日而青空

藝文類聚六

直坊賦

序并二十三

余以天監六年爲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淒然而作

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宮信吾生之多幸達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闕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悄悄而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鐘而自警雖生風於蟪蛄終罕曜於陽景頗畱連於九思恆愍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穹窿而起陰槐連拳而負日傷高墉之邈迤觀層扉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都摹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仙靈閒出

藝文類聚六十二

傷往賦

彼蘭菊之芳茂及藻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颻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況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直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畱惜華年之中天冀羆祥之

永慶忽從颯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  
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仿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

顯有憑而致神

藝文類聚  
三十四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  
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  
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  
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  
載備而為論發輿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  
構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緝錦縱橫豔思籠蓋  
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  
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驂  
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藝文類  
聚十六

爲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

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暉差池紫宮之曲百官根本聯曹建

禮之內孔蔡該博垂芳於兩京陳鍾合才比肩於魏世遙望前英

俯循庸薄義無尸素禮絕祇奉藝文類聚四十一初學記十一

爲蔡合樽讓吳郡表

今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

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

廉白迺著不畱之歌賀劭沈靜猶致題門之責藝文類聚五十一

到臨賀王信威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

雖佩恩寵還羞年鬢梁書蕭子範傳

七誘

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難以爲客有

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以爲容育  
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邪谿之銅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  
銀精外通均如屈楊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  
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邁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辭燭  
表質風胡

大夫曰王饌方丈蕙肴果器法磬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  
鳳印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鱗

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  
城隅見者忘鋤而畱矚行者下檐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  
風標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  
於三鳥

大夫曰若乃帝思啟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  
牙璋或埋輪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

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駒龍文重於漢殿魚目貴於西都  
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纒以紫纓繫以素絲

大夫曰冬軒陽木夏伐殷材劓劓之功威至鉤繩之妙並來擬天  
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臺若乃緹  
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桷煥而  
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

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虵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  
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茂放勳之文思通  
犀文角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鸞銀鳥之錫不絕於史書當此之時  
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

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藝文類聚  
五十七

冠子箴

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

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  
為操冰泉厲已務簡明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  
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藝文類聚四十  
御覽五百四十

蕭子顯

子顯字景陽子範第八弟建武二年封寧都縣侯永元末為給  
事中梁受禪例降爵為子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  
守宗正卿出為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遷長兼侍中領國子博  
士遷國子祭酒加侍中除吏部尚書大同三年出為仁威將軍  
吳興太守卒諡曰驕有後漢書一百卷晉史草三十卷齊書六  
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集二十卷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庖犧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



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白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  
猶靈若之觀井登雲夢之在胷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宣聰  
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  
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六合之外屈此無爲示同有學擅忍兼  
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旣等王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又同  
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  
非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  
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  
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霏深文海富前世  
學人鮮能堪受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  
動王言妙踰綸紱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縑刻  
爲金篆眾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  
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乘萬機之暇日藉

聽朝之間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慇懃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  
七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  
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音  
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於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旣而龍袞  
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延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升天  
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騁無畏之辭炙輠無窮連環自解  
恣所請問渙然冰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  
之俟酌加以長筵互陞冠冕千羣充堂溢霽僧侶山積對別殿而  
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錐立不容荆棘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  
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眾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已下  
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  
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迭制意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婆夷  
眾男冠道士女冠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

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一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萬人不在聽眾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萬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王安拘越荒服遠夷列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卽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寶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畱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無所言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縮楔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晨四眾雲集懺禮纔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

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卍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  
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腋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眾  
咸所觀矚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  
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罔不備舉或通  
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聞而啟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  
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伸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  
方酬接如響應聲萬物爲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  
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  
信口說專仗耳功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爲之通解神彩  
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數十精詳朗瞻莫能追領舊學諸  
僧黯如撤燭弛氣結舌無人不然萬眾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  
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必開所立之義直是素  
有心疑止來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旣罷讚歎發願或

語畢還坐眾俱不識或諮竟乃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啟止蒙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七而請益之眾顛顛不已上以國務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親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上親臨億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宮一日將十萬生衣歲出千金上並不取別自營給服麤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過中不餐寒暑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爲下牀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恆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畱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

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  
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傭賚故能構  
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眾止  
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糾以爲巨費至於此會出自淨  
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  
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眾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  
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恆度府庫常畜固以天下爲公  
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  
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敕至到  
張文休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爲常文休  
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  
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曰旣非恠煖之市義又無汲黯之  
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旣荷嘉德未嘗暫怠日中或不得

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幡負擔馳逐家禽野  
獸殫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  
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  
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  
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眾者或  
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啟求出家者昔如來化導獲悟不同故  
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與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

講筵謹立今序

廣弘明  
集十九

自序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  
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  
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鸞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  
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

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梁書蕭子顯傳

蕭子雲

子雲字景喬子範第九弟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梁受禪例降

爵為子歷祕書郎太子舍人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

徒主簿丹陽尹丞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除黃

門郎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入為吏部長兼侍中出為貞

威將軍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復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

州大中正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還除宗正卿臺城陷東奔

晉陵餓死有晉書一百一十二卷東宮新記二十卷集十九卷



歲暮直廬賦

日躔女度歲華云暮衡輕炭燥權重泉涸藏玄武於太陰蟄蟄地  
於高霧日臨圭而易落暑中杙而南徠凝寒氣於廣庭洞層陰於  
端庫初學記風餐切而晚作雲滄浪而晦景霰的皦於彤庭霏葳  
蕤於丹屏韜罍罍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  
於方井藝文類聚三

玄圃園講賦

曰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  
是上照天下漏泉輪困之氣吐煙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  
載為家於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光於有周似  
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鐘於脣雅去茲永福來即東朝  
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粉績靡青綉於翠翹鑿納那而垂  
藻笳和鳴以承簫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察情幄帳護齒虞庠性與

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遙集禮易翱翔義華洛水文麗清漳昔七覺  
之吐華高人天而爲長道西被平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神芻  
於文昌寄寶船於明兩異昔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聞填填之  
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旣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  
牒削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箴所以音不已  
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間曠彼柰園與杏  
壇深淨名與素王模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壯睿情杳然是焉  
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  
叫窾稟輦道之三星躔離宮之六曜寫溟浚沼方華作峭其山則  
崩崦獬豸硯礪詭坂墀巖薛夏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螭降  
升上則青霄丹氣雲霞鬱蒸金華琳碧銀燭硯石藻玉摘白丹瑕  
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簷管含人桃枝育蟲妙草的礫靈  
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

蘭渚華池淥流澗瀼激水推移彌望杳溟倒飛閣之峩峩漾鈞臺  
而浮迴張翠帳於鴻船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雞繡質木容錦章  
戴勝吐綬鸚鵡鷗香壁龜紫鼈鷓鴣鴛鴦風鳴日思高廣浮長內  
則錢苻菱華菡萏散葩硤砢巨石瀆漉碧砂離筵比日累綺紅蝦  
漂青綸之蕤折蕩碧組之鬢鬢銅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  
華所以藉園籩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  
華燈熠燿火樹散芒斂閃六尺籠叢九光穎若流金之出沙嶼粲  
若列宿之動天潢朝曠朗而戒旦雲依霏而卷簇輕輦西園齊宮  
北郁文衛濟濟僧徒肅肅法鼓朗而震音眾香馥而流馥亦有百  
獸岐岐嗷嗷雲車九層芝駕四鹿吳姬楚豔胡笳燕筑常從名倡  
戲馬蹋鞠巡少陽渡紫復繞崇賢瞰承祿揚散華之飄飄響清梵  
於林木燈王歸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似眾聖之乘空若能仁之  
在目旣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理煥

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周物而為心情研幾而盡諦言超  
 超而出象理壘壘而踰繫類炙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真假之  
 理豈能逮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玉式世既聞甘露  
 之言民已登仁壽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軌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  
 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請改郊廟樂辭啟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孔子之迹載革牢俎德  
 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  
 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既燎尚  
 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  
 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瞽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  
 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

梁書蕭子雲傳

答敕改撰郊廟樂辭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  
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  
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  
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  
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  
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  
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  
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  
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  
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

梁書蕭  
子雲傳

荅敕論書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  
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

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  
 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

梁書蕭子雲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三終

全梁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子暉

子暉字景光一作景先子雲弟為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出  
為臨安合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合隨府轉儀同從事中  
郎驃騎長史有集九卷

冬草賦

有閑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離披之苦節反蕤葳而有情若  
夫火山滅焰湯泉沸瀉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時直木  
先摧曲蓬多隕眾芳摧而萎絕百卉颯以徂盡未若茲草凌霜白  
保挺秀色於冰塗厲貞心於寒道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但使萬  
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藝文類聚  
八十一

反舌賦

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  
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聲也嘹唳胥結鬱抑縈咽繁音  
瑣碎眾響攢截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趨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  
折意疑續而更斷謂當舉而忽垂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藝文類聚  
九十二

蕭眡素

眡素

梁書作眡素

南蘭陵人宋郢州刺史思話孫仕齊至太子洗馬

入梁累遷丹陽尹丞南徐州治中徵為中書侍郎辭不就天監

八年卒親故私謚曰貞文先生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法雲書云夫神者人之靈也神與形俱生俱滅神不自生亦不自滅神不自滅亦不自生神不自生亦不自滅神不自滅亦不自生神不自滅亦不自生神不自滅亦不自生

辱告并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

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

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



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  
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  
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  
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  
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  
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卽孝享以弘覺性照  
此困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  
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  
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誠香於鳳  
闈藻覺華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  
識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  
疾塞甫爾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謔展親承至教也

弟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弘明  
集十

蕭介

介字茂鏡，眇素從弟。齊永元末，爲著作佐郎。天監中，除太子舍人，遷尚書金部郎，轉主客郎，出爲吳令。普通中，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中，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中，爲武陵王府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徵爲少府卿，加散騎常侍，進侍中都官尚書。大同二年，致仕，就家授光祿大夫。

諫納侯景表

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

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  
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  
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  
之效臣竊惟俟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  
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  
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  
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  
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梁書蕭  
介傳

蕭琛

琛字彥瑜眡素族弟齊永明中爲太學博士歷郡主簿舉秀才  
遷司徒記室進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  
府卿尚書左丞中興初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  
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初遷左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

尉卿遷員外散騎常侍除中庶子出為平西內史江夏太守遷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歷護軍長史太尉長史又出為東陽太守  
 遷吳興太守普通初徵為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  
 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祕書監  
 後軍將軍遷侍中大通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中大通元  
 年為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改授侍中特進卒諡曰平子有皇覽  
 抄二十卷

嗣君廟見議

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  
 業承天而不虔敬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  
 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  
 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  
 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合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

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  
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  
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  
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  
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  
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  
廟旣同有蒸嘗何爲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  
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  
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宐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  
誠一廟駿奔萬國

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有司奏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以爲無廟見之文左丞蕭琛議奏

可

郎官緩杖密啟

郎有杖起自後漢尔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

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悉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入懷慙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

南史

十八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帝從之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搗自壞誦讀藻扞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

聞道伏用竦忤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弘明集十

難范縝神滅論

并序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眾口日服千人予意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誦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雋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

得相異

凡問答並續原論難為採辭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

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

不得其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

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氣是穢闇之

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

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

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

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絀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

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

趙簡子夢童子

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或理所不容 呂齒夢射月中之免吳后或

負公出諸廁之類是也

夢腸出繞間門之類是也



先覺未兆

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

或假借象類

蔡茂夢禾失為秩王

濬夢三刀為

或即事所無

胡人夢舟越人

或乍驗乍否

殷宗夢得傳說漢文

夢獲鄧通驗也否

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

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

六夢濟以相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

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

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

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

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

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

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也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猶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

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

則形廢立也卽是榮木廢也卽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蜚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

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問曰慮思無方向何以知是  
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問曰何知不寄在  
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問曰慮  
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  
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  
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  
全體傷則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  
不亂猶孫臍則趾兵略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  
傷神不害之切證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  
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  
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靈以收四時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

耳目各有神分。一曰病卽視神毀。二曰應俱盲矣。一曰疾卽聽神傷。二曰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俱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啟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張甲之體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之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盞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

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鷓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兒無益也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一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麟驢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眾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  
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  
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  
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卽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  
也珉玉鷓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鷓號鷓鷓鳳曰神  
鳳名旣殊稱兒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  
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  
遂乃託於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  
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旣  
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豨瞽頑舜聖矣論  
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  
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



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  
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  
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  
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趣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  
親戚不憐窮匱者何也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  
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  
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  
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  
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  
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  
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

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稽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眾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眴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利上丹金糜

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僉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惟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於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尙於曾參若伊尹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黠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爲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鑒彼

流宕亶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未以尊本不拔本以拯  
未念忘我以宏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明

集九

蕭靡

靡南蘭陵武進人齊侍中尚書令行荊州刺史穎胄子天監初

襲巴東公歷中書郎太子洗馬早卒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惠示敕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  
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  
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  
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和南弘明集十

蕭和

和爵里未詳初學記以爲梁人

螢火賦

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乍依欄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或  
翔飛而暫隱時凌空而更颺竹依窗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時  
逸趣方適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遊類乾沙之飛  
火若清漢之星流入元夜而光淨出明燈而色幽時臨池而汎影  
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  
照蓬楹矚曙河之低漢聞伺廟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之  
曉征悲扶桑之吐曜翳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盡聊染翰以書

情初學記

蕭綺

製綺爵里未詳

梅鼎祚以爲梁人

製綺爵里未詳梅鼎祚以爲梁人製綺爵里未詳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

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主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  
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主鞠爲禾黍彌深  
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黷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  
多有亡敗文起義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  
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愛廣向奇憲章稽古之  
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  
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采神仙  
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  
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祕摭采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  
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真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  
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  
世推移風政則因時迴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未  
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誤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

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  
聲狀相惑隨所在而區別或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  
采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

拾遺記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四終

全宋文卷二十四

此官室休無言... 嗟於茲代... 嗟於茲代... 嗟於茲代...

顯善主由... 顯善主由... 顯善主由... 顯善主由...

子年乃... 子年乃... 子年乃... 子年乃...

又綺... 又綺... 又綺... 又綺...

是過... 是過... 是過... 是過...

之學... 之學... 之學... 之學...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詩... 詩... 詩... 詩...

不... 不... 不... 不...

程... 程... 程... 程...

朝... 朝... 朝... 朝...



全梁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

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征虜將軍林子孫孝建中爲奉朝請  
歷安西外兵參軍征西記室參軍帶闕西令元徽末爲安西晉  
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兼記室入爲尙書度支郎齊受禪爲征  
虜記室帶襄陽令歷太子步兵校尉遷家令兼著作郎進中書  
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兼尙書左丞尋爲御史中  
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初除吏部郎出爲監朔將軍東陽太守永  
元初遷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義兵起爲驃騎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  
侍吏部尙書兼右僕射及受禪進尙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遷尙  
書左僕射兼領軍加侍中遭母憂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進侍

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改尚書左僕射領中  
書令前將軍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光祿大夫加特進天  
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諡曰隱侯有諡法十卷四聲一卷晉書  
一百十一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宋世文  
章志三十卷邇言十卷俗說五卷雜說二卷袖中記二卷袖中  
略集一卷珠叢一卷集鈔十卷集一百一卷

擬風賦

若夫搖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旂時卷瑤臺翠  
蓋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

藝文類聚二

麗人賦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驚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

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躡散麝

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

步澹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  
延伫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  
妝去畱餘膩霑妝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藝文類聚十八

### 傷美人賦

信美顏其如玉咀清眊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  
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  
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  
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於故處

藝文類聚三十四

### 愍塗賦

結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  
之無緒懼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  
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葭疊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  
掩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

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藝文類聚卷二十七

憫國賦

余生平之無立徒跡弛以自閑處圍城之喋喋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悄顏而相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矢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疎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冑垂葆髮於縵胡

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郊居賦

永嘉縣志卷之四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禰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

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  
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  
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曷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  
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  
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  
力遷華屏而來啟張高衡而徒植傍逸陌之脩平面淮流之清直  
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宸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  
傲廬之難保若賈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  
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  
而軫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  
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  
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

升陬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  
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道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  
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  
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塲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  
枕旣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  
鼓立澤於天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  
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  
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啟基翼儲光  
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  
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駝竝高門於北闕闕重局於華闡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堯壤  
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  
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

編霜莢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  
妨基而翦巢決滄沔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  
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牆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  
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  
旁觀漸沼沚於霤垂周塋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  
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  
卻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施天茗山韭雁齒麋舌牛  
脣餽首布獲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窗而  
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  
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  
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蒂銜  
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上下楚雀多名流嚶雜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穎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闕而來往其

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寒鵝脩鷓短鳧曳參差之弱藻  
戲瀟澗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  
纖儵鉅鱧碧鱗朱尾脩顛偃頤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  
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  
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  
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  
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  
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  
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箠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  
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  
緝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纆於曉蓐不抱怒於朝蔬排  
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干斯之積不羨汝陽之墟臨異  
維而騁目卽堆豕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



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嘽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  
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脩汀於桂渚  
肇舉鍾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  
故鄉之可珍實寒期於晚歲非失步於芳春何東川之瀾瀾獨流  
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  
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唯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葱楚望商飆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  
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  
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  
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包江漢而爲宇徒徵  
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廡廡寧知螻  
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  
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干櫨捷蝶百拱相持阜轅林駕蘭榭水嬉  
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  
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滄  
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  
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矜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  
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  
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巖嶷岩壑墜石堆星岑釜啤吼或坳或平盤  
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互繞  
州邑款跨郊坳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  
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觀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衿於  
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  
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

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駒堂  
流桂醕降主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  
南楚揚玉桴握椒精悅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伫敬惟空路邈  
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飆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啟玄扉於三達  
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  
闔蘿蔦檐梢松栝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  
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茲日豈期心  
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  
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  
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  
依墀而莫駭魚勿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  
開花初英落藥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

荷曉舒輕風微動芬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堦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  
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竝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  
所留滯亦忘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羅憂患其相溢悲異  
軫而同歸懼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吳娃前  
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  
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

一 梁書沈約傳又見藝文類聚六十四有刪節

愍衰草賦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亥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日  
兮春風銜華兮佩實垂綠兮散紅巖陬兮海岸冰多兮霰積布綿  
密於寒皋吐纖疏於危石彫芳卉之九衢賈靈茅之三脊風急崢  
道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

早寒流瑩暗明燭雁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秋鴻兮  
疏引寒鳥兮聚飛徑荒寒草合草長荒徑微園庭漸蕪沒霜露日

霑衣

藝文類聚  
八十一

高松賦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  
榦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  
薄霧夜宿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  
漢亦倒影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騷  
騷於旣曉望隱隱於將暮曖平湖而漾青綠拂增綺而籠丹素於  
時風急壟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枝  
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孤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  
於珠泉豈徒爲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藝文類聚  
八十八

桐賦

龍門之桐遠望青葱專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雪葉映晝虹抗  
蘭椽以栖龍拂雕窗而團露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  
陽崖標峯東陸俯結立陰仰成翠屋乍髣髴於行雨時徘徊於丹  
轂達齊綵於碧林豈慙光於若木

藝文類聚  
八十八

### 天淵水鳥應詔賦

天淵池鳥集水漣漪單汎姿容與羣飛時合離將騫復斂翩迴首  
望驚雌飄薄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倦相鳴集池籞可憐  
九層樓光景水上浮本來暫止息遇此遂淹畱若夫旅浴情深朋  
翻迴曠翠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迴漾  
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興浪

藝文類  
聚九十

### 反舌賦

咨玄造之大德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之  
嘉客之可翫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嚙嚙縈紆離亂駢浮迴

合岳危瑣散或發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  
始旦雜沓透迤噉跳參差攢嬌動葉促轉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  
規因風起哢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今余之遵暮倦城守之  
誼疲愛田郊之閒素眷春物而懷之間好音於庭樹

執文類聚  
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五終

全梁文卷二十五

...

賜致士出良二品論...

...

...

...

...

...

富貴受田收之闕...

蘇文賦

賦因風賦和史...

...

...



全梁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二

授蔡法度廷尉制

門下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寔由乎此是以皋陶作士五  
刑惟明于張蒞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  
法家繼爲理職郭恭以律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氏此風未泯  
叔則元凱並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尙漸薄迄至于今損棄頓盡衣  
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捨舞文弄法非止一塗朕膺  
天受命爲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尙書刪定左曹郎中蔡法  
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踳滯名程  
乖礙莫不斟酌厥裏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  
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僞雲起量計多少辯校錐刀若遵往

從舊守而勿失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于後宜加褒擢弗繫常階

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七

授王績蔡約王師制今世之志

門下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始平縣五等男績華宗冠冑器質詳

和都官尚書約清源素範體業倫正訓茲蕃國僉議攸在績可隨

郡王師加散騎常侍男如故約可零陵王師加給事中主者速施

行文苑英華四百五

封徐世標制一作

門下驍騎將軍彭城令徐世標才略貞濟志懷義烈忠節內款勳

勤外著禦侮折衝任惟心膂頃姦慝潛煽危機驟發夷凶弭難實

有力焉宜命賞疇庸錫茲土宇可封開國縣子食邑三百戶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授李居壬等制居壬南齊書崔慧景傳作居士

魚珠題石以效

門下新除太子左衛率軍主李居王志識開敏器懷貞齊盡力禁  
門誠著夷險新除太子右衛率軍主潮陽縣開國男胡松性業詳  
固才用果烈新除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靈朔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柏和剛正款率屢著勤效新除左中將軍主鴻選氣質強果秉  
心壯宣並反施南轅以赴危難身先士卒翦此鯨鯢功勤碩茂宜  
隆賞典居王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松可增封爲七百戶和可封  
五百戶開國縣伯選可封三百戶開國縣男新除持節刺史將軍  
主男並如故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封左興盛等制

門下逆豎王敬則縱兵內侮陵斥畿甸輔國將軍參軍將軍事左  
興盛直閣將軍劉山陽受律前驅焱勇爭路或衡至首旆或陷懸  
中麾元惡梟至氛梗載廓賞不踰時義弘前典可封開國男食邑  
二百戶并進位一階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勸農訪民所疾苦詔 隆昌元年正月

門下執耜墾蹇則如懸比室秉機或情則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  
由王道不稔不莠實寄民和頃歲多稼無麥遺秉如積而三登之  
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  
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風興可嚴下州郡務茲耕  
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  
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無使瘡痍之苦載興比屋主者詳為科格  
稱朕意焉 文苑英華四百六十二又齊書鬱林王紀略有刪節蹇  
塞作蹇忘實寄作實賴務茲作務滋民天作天民科格  
作條

封申希祖詔 永泰元年

門下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申希祖志器沈隱  
才略開濟在昔多難任參心膂爰及中興款彌著契闊艱虞盡  
其心力逮獯獫侵斥武節颯騰殘寇外殄危城獨困休庸茂績朕

有嘉焉宜錫茅土以疇勤烈可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本官如故

主者施行文苑英華四百十六

南郊赦詔

門下朕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明不燭遠引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隆平日頃多故戎役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臻和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隆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主者施行初學記二十文苑英華四百二十四

為齊明帝遺詔

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祐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南齊書明帝紀案

南史五十二沈約傳云明帝崩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

立太子赦詔 永元元年四月

門下朕夙纘璿祚君臨四方夕惕寅畏若寘淵谷思所以光闡洪基克隆鼎命王公卿士咸以為樹元立嫡有邦所先守器傳統於斯為重是用俾茲幼蒙體乾作貳永固宗祀以貞萬國元良之寄非獨在余宜令嘉慶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賜民為父後者爵一

級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二

赦詔 永元元年九月

門下朕肅纂乾統思弘祖業方欲克廣法猷寧濟遐邇實賴羣才共康世務至於股肱宗風情委特隆垂拱責成緝熙是寄而各包藏禍心規縱醜逆朕每存容隱冀或能悛而靡懲前慝彌結後釁七百業艱宗廟事重不得不垂涕行戮以義斷恩或藩屬皇宗或睦姻近戚夫豈不懷社稷故也雖四門已穆羣凶靡餘而泣辜之歎義兼自昔方勵精思治登賢任官隆平之化庶從茲始宜播嘉

惠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已前謀反大逆手  
殺人以下皆赦除之頃歲軍旅繁興叛征者眾其質繫家屬及同

伍代役三署見徒詳所由原遣主者施行文苑英華四  
百三十一

授王亮左僕射詔案事在齊永元初梁  
書王亮傳作右僕射

門下朝端任重刑政斯出自非民望時宗莫諧茲舉通直散騎常

侍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王亮器識夷遠風鑒清奧贊務釐朝

庶績惟允宜崇名器以副具瞻可尚書左僕射主者速施行文苑  
英華

三百八  
十五

沈文季加侍中詔永元元年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沈文

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圻

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

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一

崔慧景加侍中詔永元元年

門下護軍將軍樂安縣開國子慧景志氣淹通識履詳正誠烈款盡義簡朕心加榮近侍抑惟廟序可加侍中子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

王亮王瑩加授詔永元元年

門下京輔華貫端副要重政首民經任切朝寄尚書左僕射亮濬

哲淵深道風清邈時宗民譽翕望所歸中領軍南徐州大中正南

鄉侯瑩德宇夷曠鑑識凝遠口口協隆內外允諧逆徒從慝躬衛

時難氛禋既澄並宜光贊緝熙穆茲景化亮可侍中丹陽尹瑩可

侍中尚書左僕射本官中正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文苑英華  
三百八十

臨川王子晉南康侯子恪遷授詔永元元年

門下侍中臨川王子晉志業清敏器尚夷通祕書監右領軍南康

縣開國侯子恪理識閑悟思懷韻警宜出聞朝政入侍帷幄子晉



可左民尚書子恪可侍中王侯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一

大赦詔

永元二年

門下王室多難履診相仍昔歲紛阻鋒交九達今茲狂煽兵連萬  
雉時事屯戢罕有斯逆故令迷疑互起向背者多元惡既懸猜懼  
彌廣奔亡草澤自反莫因近雖曲赦與之更始而愚昧之徒猶多  
竄伏且遏寇未夷役連遐邇通刑弛張陷罪非一思所以廣敷嘉  
惠被之億兆可大赦天下凡與崔惠景協契同謀首爲奸逆爰及  
降叛輸力盡勤良由世道交喪流源浸遠風概靡立以至如斯悉  
皆盪滌一無所問凡諸反側咸與維新並加宣慰還復民伍國信  
之明皎如日月撈勒畿要咸使聞知惟崔惠景諸子不在赦例主  
者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三十一

授蕭重休左僕射詔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替是寄總司頓闕宜速有人征虜將軍吳

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佖才學淹通識裁詳允內著嘉庸外  
敷美政入副朝端僉議斯在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五

南郊恩詔

門下朕肅膺乾貺君臨率土雖日晏劬勞而仁恕未洽星館驟迴  
履端告始禋饗云備誠敬兼申宣和布澤情深待旦凡内外文武  
可各賜勞一年叛亡未擒若百日内自首還役不問往罪女子質  
繫悉且散遣文書輕重坐罪並皆從原主者詳為條格疾速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二十四

劉暄封侯詔

門下南國是式事曷興周原鹿啟土義昭洪漢領軍舅親德之重  
朝野式瞻在昔中興任推心膂哀疚眇然未堪多難允賴徽猷嗣  
隆寶業及釁起不虞咫尺宮禁內參嘉謨外宣戎略密勿劬勞誠

力備盡宗社克固寔倚高謨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況忠勳至感義  
兼於此者乎宜錫圭裂壤允副僉屬可封開國縣侯食邑二千戶

主者施行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王亮等封侯詔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門下尚書左僕射亮中領軍南鄉侯南徐州大中正瑩守吏部尚  
書志竝時宗民秀徽望允集協贊朝機彝倫是寄秉文經武任惟  
腹心方賴嘉謨克弭時難宜疏爵建社與國同休亮瑩可各封一  
千五百戶開國縣侯本官中正如故志封千戶開國縣侯本官如  
故主者速施行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常僧景等封侯詔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門下廬陵王中兵參軍事宣閣將軍軍主新除右軍常僧景車騎  
江夏王參軍事宣閣將軍新除右軍中郎將薛元嗣安東廬陵王  
參軍事振武將軍徐元稱假寧朔將軍廬陵王國侍郎延明主帥

殷係宗前軍將軍宣閣格虎隊主馬廣或氣略強果或志識貞濟  
或忘家奉國誠著夷險方寄戎昭克清時難宜命爵啟土以獎厥  
勞可封一千戶開國縣侯本官新除驅使悉如故主者施行

〇〇

景善性氣

封三舍人詔

門下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南高平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沈徽孚  
給事中驍騎將軍臨淮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王咥之宣朔將軍  
南濮陽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裴長穆並以素曹清才服勤禁省  
契闊劬勞自須多難軍國務殷內參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義  
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莅賞冊可封三百戶開國縣伯本官郡驅使  
並如故主者速施行

文苑英華  
四百十六

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間於蚤朝弊獄之書亟勞于晏

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讐囚乃永歲月非所以弃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初學記二十

降死罪詔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勝衛之地猶闕蕃屏言念弓韜不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

放

初學記二十

改天監元年赦詔

門下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麻數

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  
 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  
 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  
 改齊中興二年為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  
 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  
 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長從救繫之身特皆  
 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文苑英華四百二十一又  
 梁書武帝紀中有刪節

封授臨川等五王詔

天監元年四月丙寅

門下神牧帝鄉

藝文類聚作  
神州帝城

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彤勝是歸居中

作衛翌宣戎勳

藝文類聚  
作戎重

隆茲寵號寔允舊章竝非親勿居惟賢

斯授西中郎將護軍宏朕之介弟早宣德譽董一藩政緝是嘉庸

國禮家情瞻寄隆重使持節督南徐兗二州諸軍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秀風穎雋邁識業標簡任居藩翰政以化成使持節都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偉體韻

淹穆神寓凝正經綸夷雅

藝文類聚作夷險

參贊王業冠軍右衛將軍恢

神檢外洽淵量內湛奉職鈞陳周衛以穆使持節督荆湘益寧南

北秦七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愴秀識冲情允文允武經

啟王業寔有厥勤竝契闊綢繆分形竝氣處家盡其匪躬朕承運

迭興光宅四海藩維廣樹經朔攸屬出納之宜望實惟允宏可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封臨川

郡王秀可進號征虜將軍餘官如故封安成郡王偉可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雍梁荆寧南北秦六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

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建安郡王恢可侍中前將

軍領石頭戍事領兵景佐封鄱陽郡王愴可使持節都督荆湘益

寧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始興郡王食邑各二千戶

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又略見  
藝文類聚五十一以為任昉作

立太子詔

天監元年十一月甲子

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  
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  
乃秀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祏承華肇開崇基克永  
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為父後者爵

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藝文類聚十  
六初學記十

立內職詔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  
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  
位置繁縟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  
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初學記  
作期延七百思所  
以立防自邇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藝文類聚十  
五初學記十



搜訪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爰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尙想幽人  
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巡遠若有道映丘園事浮  
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  
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藝文類聚  
三十七

資給何點詔

遠趣高情前王所貴義兼昔款倍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  
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言眷彼子陵情兼  
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  
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竝出在所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旣人高曜

卿故事同垣下

梁書何點傳藝  
文類聚三十七

酬荆雍義士獻物者詔

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稔一槩思有所酬

其雍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焉

初學記二十

南郊恩詔

天監四年正月辛亥

門下卜日禮饗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祇靈眷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薦感敬備申升煙燎於穹昊致精誠於太一思霑颯潤惠茲窮生應天監三年內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及家口質繫悉散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譴因及隨曹景宗授司州委叛應適役者並量所蠲降尙書所檢巧陳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師三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格施行

文苑英華四百二十四

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天監六年正月辛酉

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聞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

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  
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探大小以聞

梁書武帝紀中初學記二十以為沈

約

王茂加侍中詔

天監六年七月

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望蔡縣開國公新  
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艱夷情深恆寄顯命  
載加允副僉屬可侍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開國公如故給鼓吹  
一部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三百八十八

梁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

欽惟邃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寧亂實  
由符運總集故能啟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邁茲昏詖斯亡奄及  
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崑岡並  
燎縉紳與蘊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投袂電擊風掃藉

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齊民既欽若虞夏高  
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  
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  
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畱念獄市威斷以  
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  
仁效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

勉副其側席

執文類  
聚十四

爲武帝與謝朏敕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  
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  
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才競爽以致  
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虚心  
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

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壁帛虛  
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  
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  
又與何胤敕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  
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尙蘊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  
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尙軌物則  
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尙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糺憂  
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  
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梁書何胤傳高祖踐祚詔  
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

云云又見藝文類聚  
三十七以爲沈約作

爲梁武帝除東昏制令

令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弃  
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苛酷滋章征賦不一緹繡草木  
朝構夕毀撫梁易柱不待匠人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  
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收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  
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  
心疆徼侵弱壽春內地鞠爲寇場辱及祖宗恥深諸夏斯人何辜  
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化之萌來蘇茲日猥以寡薄  
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難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繆  
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蕩除其主守散失諸所愆耗精  
立科條咸從原例便施行

文館詞林六  
百九十六

荅詔訪古樂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

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  
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  
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  
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摺拾  
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卽編次以爲禮皆非  
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  
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旣是行已經  
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  
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旣非人臣  
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  
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  
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  
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隋書音樂志上天監元年下詔訪百寮於是散騎常侍尚

書僕射沈約奏答

梁武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奏對正英對沈約六莖與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六終



全梁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

三

為六宮拜章

蓬闈

初學記作閨

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

巾屣之末何以廁鴛鸞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為晉安王謝南充州章

臣以菼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驂出郟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忘厝

初學記十

又為安陸王謝荊州章

臣託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蕃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

懸旆出關徒違絳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  
紀南彤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維嶠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  
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據情陸白布款幄垂霄塗巖遠事隔披照  
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

初學記十

謝賜新麻表

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為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殺無舛拘  
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

藝文類聚五

到著作省表

臣約言即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家之懷  
之志慙夢賜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慙良謬勒斷蛇之符預刊冰河  
之業路遙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曲造雕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

文府趨奉載揚腆膺交顏云云

初學記十二

案南齊書沈麟士傳有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

郎沈約薦沈麟士義行表當編入全齊沈淵文故不錄

薦沈麟士義行表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  
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披琴採薪行歌不輟長  
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庭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  
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

南齊書沈麟士傳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

薦劉粲表

麟士義行案此表當編入全齊沈淵文張溥本有此當刪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  
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輶不息

藝文類聚五十三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戍主  
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

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獷敵卻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

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初學記二十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恆分若夫立黃未已非

狄駕之衛筋力為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

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德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

淪暮

藝文類聚本有此首四十八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

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立鳥非止今

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

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藝文類聚

五十一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

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

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

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藝文類聚五十一

為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寘妾膺靈稟氣育

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

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

光啟珩緝昭被藝文類聚五十一

為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

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

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  
負尸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  
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  
焉幸得扶老攜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旨以  
邀其功因眾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  
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藝文類聚  
五十一

為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園法  
漢世幾厝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

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藝文類聚  
八十四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曷昊之

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愧焉失步

藝文類聚  
四十八

爲太子謝初表

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問安內豎  
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貳體宸極  
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

藝文類聚十  
六初學記十

爲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  
義多缺徒升國彝空襲宸寵光珪華組掩靄於關垂令采徽猷寂  
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兼啟義  
邈周牟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璽  
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

初學  
記十

爲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況高擬萬石爰均八命  
室等天黃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苟九

舜明出十堯萬徽必理一物興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藝文類聚四十七

為褚炫讓吏部尚書表

竊惟玄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

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

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迴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暗為明免

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收異離渭分涇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

于路遠舟弱疲于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于溜水駑足蹇步終取

躓于鹽車

藝文類聚四十八

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勳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

積峻帝烈引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嫺



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  
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厯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  
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  
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覺家禍曠  
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  
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厯自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  
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  
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  
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

未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傷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  
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  
後代吳隱謝混郝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  
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  
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  
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自序藝文類聚五十五

注制旨連珠表

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  
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  
復金鑣互騁玉軼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

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藝文類聚五

十七

為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阡八神警室事超齊甸義邁譙

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穹

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藝文類聚六十二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復古為貴伏惟陛下忻咨故實率

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圖多缺萬雉之外兩觀

弗興空指南峯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

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

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

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藝文類聚六十二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間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

岐弱載表睿冲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

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藝文類聚八十五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做廬待終

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

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

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

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才

陰

藝文類聚十八

臨終遺表

藝文類聚題作臨終勸加篤信啟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

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據刀坐劔比此爲輕仰爲深入法門  
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畱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  
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啟

廣宏明集三十一上  
藝文類聚七十七

上疏論選舉

天監中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  
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覺校基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  
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  
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  
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  
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  
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荅一策能過此乃雖  
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通典  
十六

上言宜校勘譜籍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無餘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卽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溼沾爛解散於地又無局滕此籍既竝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于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寧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厯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

所不覺不才合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拘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畱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胤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

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  
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  
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  
左民尚書專共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  
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  
通典三又南史五  
十九王僧孺傳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  
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  
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  
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  
胤世業可懷藥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



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厯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屨興言思清弊  
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  
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  
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  
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眉胄家計濫足見託爲息鸞  
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  
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辯滿奮身殞西朝眉嗣殄沒武秋之後  
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

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

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

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

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

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奏彈祕書郎蕭遙昌王賜烈次直當官勸乃賜歸入品勸勸官

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遙昌盛歲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迹未彰違

情之容已及宜置微綱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初學記十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僧祐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南史二

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綱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

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俸朝班頻登要近九

棘之任理无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恆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

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凡案

自踰規矩莫斯為甚臣等恭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

官名輒下禁止

初學記

禁止

初學記

奏彈奉朝請王希珣違假

謹案奉朝請臣王希珣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无過及

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

記二

全宋文卷二十一  
十  
奏彈御史孔橐題省壁悖慢事

謹案奉朝請臺御史臣孔橐海斥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士子  
常務況東皋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  
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  
見事免橐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記  
二十四

修竹彈甘蕉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蕘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  
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  
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  
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  
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  
到園同訴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  
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

見郭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  
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  
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  
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  
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  
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  
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七終